



方歌 ■ 昌胡泽

人生智慧

六十岁到来的时候

■ 傅光达 文

六十岁是人生的一个单元,好像画阿Q的“Q”字似的,职业生涯画了个圈,以后的光景就像那根拖着的小辫子,该怎样画就怎样画,随主人心意便是了。

偶尔翻看少年同学老同事好友群微信里的照片,面对那些熟悉而遥远的面孔——往事就不请自来,仿佛就在昨天。当别人称赞你的文章妙不可言时你已无动于衷,当别人批评你习惯按老办法做事时你只一笑了之,所谓耳顺,其实别人对你的要求降低了,

因为你整改的机会少之又少,何必计较。当然,你不是橡皮人,你懂得清白荣辱,知晓酸甜轻重,只是无所违碍于心罢了,只有当别人称赞你的孩子小辈聪明出息时,你才真正笑逐颜开。

六十岁叫“杖乡”,意思是还乡之年,也就是回家歇憩的时候到了,就是那只即将跑出玉米地的猴子,先刚刚冲进玉米地看到那么多玉米时好不快活,总觉得好玉米有的是,便一路掰、一路扔,心忖前头肯定还有更大的玉米。现在不一样了,抓在手里的玉米不敢随便乱扔了,天意造化本是宿命,谁知道前面是不是真的还有

世相百态

厕所:收费还是不收费?

■ 冯诗齐 文

公用厕所该不该收费?几年前在上海也曾引起过公众热议。到了英国,发现这也是个颇“啧有烦言”的话题。不知此地的本土人士如何看,反正在外来的旅游者中,对此常常感到烦恼。

英国的公用厕所实行的是“一国两制”:有的免费,有的收费。至于何种厕所要收钱或不收钱,似并不分明。旅游者要想省几十便士,全凭运气。

在伦敦热闹的尤斯顿(Euston)车站,旅游团的导游指示我们:右边有收费厕所。不过要是运气好,来得早,工作人员没上班,不花钱也能进。可是地面上明明还画有一条长长的蓝线,指示向左能通到厕所。顺着地上的蓝线往前走,走,再右转下到铁路月台,角落里就是免费的 Toilet。你看,只要多留心,就会有发现。

大巴停靠点或购物中心多数都有厕所服务,不过半数要收费,三十或四十便士,要自己准备相应的硬币。有时会有自动兑换机提供换钱业务,不过不能保证不出问题。听到有人抱怨,找零找少了,干脆吃下

更大的玉米?

六十岁时到底有些明白了离离原上草、一岁一枯荣,人事有代谢、往来成古今的道理,这世界再美的花都会凋谢,永开不败的,是塑料花,没有芬芳。

还多少知道看别人清楚,看自己糊涂的目睫之困:“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”。那是个民间故事:有位盲人过一座没有河的矮桥,一不留神跌了跤,情急之下便死死抱住桥身大呼:“救命啊、救命啊”。其实他一放手就落到实地上了,什么事都不会有。你听懂了的话,到六十岁,就乐得豁然地放开手,落到实地,很踏实。

六十岁职业的学习结业了,下一个单元是社会大学。生活还在继续,太阳每天都是新的,要学的东西还真学不完,那就终身做个学生吧。

岁月悠悠

忆游泳往事

■ 曹振华 文

炎热的夏天又来临,同我有缘的游泳时节也来到了。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读初中时,仿佛就同游泳有“缘”了,但不是在水中,而是在电影院里。那年我看了部反映游泳运动员的电影《水上春秋》,影片中舒适扮演的华镇龙和于洋扮演的华小龙,在水中劈波斩浪,如水上蛟龙,还破了世界纪录。影片使我大受震动。在同学的鼓励下,我大着胆子下水学会了游泳。

学会了游泳,我仿佛着了迷,上了瘾。放暑假,就与小伙伴们去了好几个游泳池。那时我住在虹口区,许多学校都有游泳池,记忆中有个四川北路小学也有游泳池,因泳池不大,被同学们戏称“咸菜缸”。整个暑假,我放下了平时爱看的电影和文艺小说,一门心思去游泳,皮肤也黑了。

后来,我去市郊南汇东海农场(现属浦东新区),农场连队与农民生产队以一条河为界。那河水清澈,碧波粼粼。夏天我们知青干完了一天农活后,就急切来到河边,跳入水中,尽情玩耍,洗却身上的汗水和污泥,享受着劳动后的欢快。在天然的“泳池”中,我们或蛙泳、或仰泳、或自由式,也有“狗爬式”,凑热闹……犹如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。此刻仿佛是一天中最快乐最享受的时刻,什么烦恼忧愁之事都抛至九霄云外去了!

队里有个知青小陈,平时看不惯不良习气,有人干坏事,他总要挺身而出。一天,有个知青沾染小偷小摸习气,人称“小蠢贼”,竟去河对面偷农民种的生梨,被小陈看见,就上去同他干了起来。“小蠢贼”人高马大,比小陈强壮,皮肤黝黑。小陈

看似白面书生,人虽瘦小,却也精干。两人扭打在一起,“小蠢贼”将小陈摔倒在地,“小蠢贼”占了上风,小陈爬起来,不甘认输,脱掉衣服,只往河边退去,引诱“蠢贼”追赶。小陈一下子跳入河中,“蠢贼”来个“乘胜追击”,也跳进水中。小陈在河里踩波踏浪,揪住“蠢贼”,“蠢贼”以拳相加,但被小陈提起头,又按下水,几次上下,两人一个皮肤甚白,一个浑身如炭,在水中绞做一块,“蠢贼”拼命挣扎,吃了不少水,他在岸上的拳脚功夫无计可施,体力不支,岸上众人观战,齐声喝彩。犹如在看一出《水浒传》中浪里白条和黑旋风精彩水战好戏。直至,队领导来到河边,喝令两人“停战”上岸处理。小陈方拖着筋疲力尽的“小蠢贼”上得岸来,“小贼”大口吐水,极为狼狈。队领导给予他严厉批评后,令其向农民赔礼道歉。目睹小陈好水性,队里老职工和知青同学交口称赞,也激励更多知青跃入水中学会游泳,水中功夫多有长进。惜乎那时农场里无游泳团体比赛,如有,则队里成绩定在农场里名列前茅。那天水中的战情景也使我感到游泳的不小作用,既可锻炼身体,又能防护自身安全,之后我更喜欢游泳,乐此不疲。

前年夏天,我去日本旅游,到了热海市的海滩。虽是酷暑,但那里海风习习,空气清新,碧空如洗,海水湛蓝,令人心旷神怡。我迫不及待地投入海水之中,这也是我第一次与海水亲密接触,在水中尽情畅游。毕竟年岁不饶人,我未敢冒险游向更深的深水之中,只是在海滩不远处过了把瘾,然亦知足矣!

如今我虽已退休,但在炎热夏天,还是要去水里泡泡,过过“念头”。

杨浦记忆

窗前的仰望

上海工人新村的表情五

■ 徐芳 文

鞍山六村靠阜新路打虎山路区域,有四幢红砖木的三层混合房,红色油漆的木窗,红色油漆的木楼梯,斜坡屋顶,上覆红瓦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那种来自于泥土的红色,在蓝天白云的艳照下,应该说相当鲜亮,看上去很是大气端庄,也很富有时代设计感。

钢铁厂的家属区,不设专门的围墙,只是以颜色来区隔。整个新村那时也都不设围墙。靠近锦西路一带的灰色砖木三层混合房,那是海运局的家属院。房子结构都差不多,木楼梯,木窗,灰瓦斜顶,楼前楼后看见的多是山东大嫂,红的大脸,眼神羞怯。男人们常把目光从来人的脸上错过去,使焦距涣散一些,别人的关注使得他们高兴,又不好意思正面相迎。

在红灰相间中,是鞍山六村中心的绿化空地,类似于小公园,也是较大的公共活动场所,孩子们(有时也有大人)在这里打羽毛球、踢足球,在水泥台子上打乒乓球、跳皮筋,尤其是玩老鹰捉小鸡,队伍可长达上百人,那是游戏的长征,这种壮观,也许怎么也离不开这个新村的日益壮大以及人口数量的壮大。

鞍山六村小学,便应运而生。我在1970年上学时,它似乎已经是老学校了,人满为患。它应该排在当时新村开出的学校序列里,但不知为什么,大家口中的六村小学,在我上学时的名称叫阜新路小学,如今已更名为杨浦初级中学。

我的大妹小梅(小名)上学时,报

不上这个围墙紧贴着83号楼的小学,要去阜新路对面的鞍山七村小学(现在改为上海开放大学),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一看二等三通过的过马路好习惯。而我是在“六村”里长大的“小芳”,在上初中前,所有的活动几乎都在“六村”的“田野”上——真正是“(六)村里的小芳”。

六村小学离84号的我家只有一箭之遥,当出操的铃声乍响起,我甩上房门奔跑,站稳到操场上,铃声竟还未歇,还可以晃两下,看看左右是否对齐。

操场、晒场、运动场,在二楼或三楼同学的窗下,在一楼同学的窗前,那时候我们的眼睛好,眼睛亮,可以看得很远很远……无论灰砖房红砖房,包括七十年代在原来的绿化空地里见缝插针造的白色水泥楼,六层楼被居民们骄傲地称之为高楼,在那个六楼窗下,更是一览众山小了。小学校在窗下,更多的窗在窗下的窗下。

很多窗子里,都有我的同学,或者是同学的同学、大同学与小同学等,甚至还有老师、还有老师和同学在一个窗框里。比如,我的同班同学里,有一个姚姓女同学,她的妈妈是我们小学校的音乐和常识课老师;有一个黄姓男同学,她的妈妈是我们小学校的数学老师。

他们两家的窗子,是我经常从外往里看的,也是我经常从里往外看的。所谓前窗对后窗,自然也就看到了一些“好风景”,比如“美丽”。

“美丽”所在的窗子,在我家斜对面的“四楼”。那幢楼是红色斜坡顶,共三层,之所以说“四楼”,就是说窗

子开在了屋顶上,类似于老式阁楼屋顶上的老虎窗,小小的,孤独的。我看到窗里的一个倩影,“美丽”像个传说,大家都这么称呼,但至少都隔着一个窗户的距离,仿佛更隔着时间的距离。

终于她开窗了,探出半个身子,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

什么东西呢?她的两根辫子上的蝴蝶结很惹人注意,这会儿像蝴蝶一样飞扬在她的双肩上,像两朵花围着她团团转,仰望她的人也跟着转。

她很苗条,双扇窗因此就显得很宽敞,夏天的太阳,仿佛永远在屋顶的上面;从某个角度看,又像被聚拢在这个挑起的窗洞里,美丽,那白白的面颊,就在太阳中间一摆一跳。

她从来不朗诵毛主席、辛弃疾,或者闻一多、郭沫若等人的诗词,她只朗诵自己的诗歌。

她俯视,我们仰视。她朗诵,我们窃窃私语之后是静默。她往下看的时候,我们站在她的黑影子之下,其实是站在更大的楼房的黑影子之下。我们往上看去,所有的眼睛都亮闪闪的……

后来“美丽”姑娘,被某部队文工团招为文艺兵,确乎为真——之后的很久很久,我们都再也看不到她了,哪怕那顶印有“我是公社向阳花”的草帽下扬起的小小尖尖的白下巴……

连老虎窗都消失了——再相见时,三层的楼房已变成五层的楼房,这个高度在现今的上海当然也成了矮房子,而我们的仰望也能随之长高吗?

所有的仰望是会更狭窄还是会更扩大呢?

至少我们曾共此仰望;那一刹那,我们也共此沧海桑田了……(完)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